

劍門女俠

還珠樓主：皐蘭異人	二	冊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	四十八	冊
還珠樓主：青城十九俠	二十五	冊
還珠樓主：蠻荒俠隱	五	冊
還珠樓主：雲海爭奇記	十一	冊
還珠樓主：邊塞英雄譜	一	冊
還珠樓主：冷魂峪	二	冊
還珠樓主：峨嵋七矮	三	冊
還珠樓主：柳湖俠隱	六	冊
還珠樓主：武當異人傳	一	冊
還珠樓主：黑孩兒	三	冊
還珠樓主：青門十四俠	三	冊
還珠樓主：虎爪山王	一	冊
還珠樓主：俠丐木尊者	一	冊

正氣書局出版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版

技擊長篇小說 劍門俠女正集

基本定價國幣三元五角

著者 鄭證因

出版者 獨立書局

代售者 正氣書局

電報掛號 國內五三〇〇六六 國外 CHENCHIBCO

特約發行地址

常州青年書店 蕪湖環球書局
廣州興華書局 天津正心書局
長沙興華書局 杭州武林書局
廈門新維書店 開封明善書局
漢口青黎書局 徐州新維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技擊長
篇小說

劍門俠女

鄭證因撰
鄭吳志學修

第一章 訪金霞月夜走荒山

滇中劍門玉龍山望江崖下，一個很幽靜的山環裏，四無居鄰，只有一家人家，孤零零的住在這裏，依山建屋，編竹爲籬，林木掩映，山花鋪滿了籬邊，這種方家，住在這末一個幽靜的地方，頗顯得像一個隱逸之士，隱居之地，這時正當是新秋時節，夜已深了，已經到了三更之後，又在上絃的時候，斜月疏星，這段幽靜山環裏，更顯得各別的幽暗荒寂，一陣陣的金風颳進山道里，雲南的氣候溫暖，雖然到了深秋，花木還沒有凋零，被這夜風吹撫着，藉着天上這點點星月的微光，尚在閃爍照耀，各逞着她的嬌豔，輕搖款擺着顯示她們的驕傲，這一所房屋中，在這種寂寂的深夜中，從竹籬內不時的發出輕微呻吟嘆息之聲，你道這居住的竟是什麼人呢，原來這屋中的主人，是一位代名家，太極派得有絕傳的老武師上官庸，他家人口極少，無妻無子，只帶着官貞，和一個老僕焦義住在這裏已有數年，這上官庸雖爲武師，年紀是你看到他的相貌和舉動，實不像一個練武的人，身量也不高

舉動，頗像一個老學究，住在這玉龍山下，終日只有上山玩。

那峯嵐滴翠的地方，一半就是半日，這種神靜氣寧之態，頗叫人羨。

貞却是各別的精神活潑，已經十九歲，長得亭亭玉立眉目俊秀，雖然昂

走，衣服十分樸素，竭力掩飾着少女之婀娜風姿，但是這種天然的秀麗，無

露出來的，有時候高興起來，在這山頭上追逐些飛禽走獸，身手異常矯捷，被那山中的

獵戶看到，全退避三舍，自愧不如，漸漸的全知道就是住在玉龍山下竹籬中那個姓上官

的斯文老先生的女兒，日子久了，這般獵戶是常進山的，看她這般好身手，管她名叫俠

女，這位上官庸從他口中已經聽出他不是這雲南的土著，父女老漢，住在這裏，也沒

有親朋來往，這位老武師有時更仰首長嘆，似懷有滿腹隱憂，有難言之痛，遂上官貞

侍歛膝下，頗能曲盡孝意，能得老父的歡心，上官庸稍解愁懷的也就仗着他這聰敏可愛

的女兒呢，老僕焦義也是十分忠實老誠，燒飯燒茶，全由他承當，輕易不離開家中，只

有隔三兩天出山到鎮上去買些日用必需之物品，平常僅僅是在竹籬外，閒立一會，他們

這末孤獨無依，也沒人來和他們來談談話話，這個老僕人春天的不見得說幾句話，只有

這個俠女上官貞，倒有些山幺眉豪爽的性格不作小兒女的態度，這是他的家中情形，

這天深夜中，這屋中的情形可就凄慘了，他們所住的一排五間的住房尚有兩間廂房，

做家人焦義住宿的地方，和廚灶，這迎面五間房子，是三間作老武師上官庸住，那兩間是上官貞自己住的屋子，這三間房子內是兩間明着，斷出一間暗間，這明間裏雖然也沒有什麼珍貴的陳設，却佈置得雅潔異常，琴劍書畫，襯托着這屋裏頗顯着有高雅之氣，裏面斷開的這個暗間，正是上官庸老武師休息的地方，此時裏外的燈光全點着，靠裏面的後山牆下，有一個床鋪，正躺着這位武師上官庸，面色蒼白，胸口不住的起伏，喘息的有些緊促，枕邊已經沾了許多血跡，油燈在靠窗子這邊，對着床鋪，這位女俠上官貞，偏着身子，爲是不至把燈光擋上，手中拿着一條方用熱水絞過的手巾，正在半伏着身子，輕輕的給她老父擦着血痕，這上官貞滿面淒涼，悲憤，淚痕猶濕，把上官庸口角的血全慢慢拭擦乾淨，把手巾扔在牀邊的茶几上，伸手握着老父的手，低低的叫道，「父親，你老這時怎麼樣，氣可以沉下去嗎，但分可以，你自己明白，要竭力的把中元之氣保住了，傷雖然重，女兒有法子，還可以救治的了，只是必須父親能夠等待的了，難到四十多年的內家的功夫，就不能支持了麼，我看藥可以多服一些，雖治不了這重傷，女兒想多少總有些益處。」上官貞沉着氣，一字一頓，向父親耳邊說着，這屋中寂靜的情形，真是難以形容，越發顯着陰森悲慘，這時什麼聲息也沒有，只有老武師上官庸胸脯喘息的可以聽得出，那外屋明間裏，尙站着一個老僕焦義，他也不敢出聲，不敢移動，

像一尊木像，癡立在那裏，可是他咬牙切齒，不時的從口中咯吱吱響聲，似已憤怒到極底，無計可施，咬牙痛恨，暗自着急，那位武師上官庸，在女兒上官貞話說完後，停了半晌，方把頭往枕邊微偏了偏，倦眼微睜，看了看床前侍立的女兒，微微的嘆息了一聲，眼角滴下淚來，這位俠女上官貞忙用絹帕拭了拭老父眼邊的淚痕，忙安慰的說道：「父親不必難過，女兒覺得還沒到了束手無策的時候，總有辦法可想呢，」老武師上官庸唉了一聲，低微的聲音說道：「好孩子，不作那種指望了，我還能回到家中看到我心愛的女兒，這樣了結了我一生，你能夠給我埋骨劍門，我倒沒有甚麼難過了，我現在覺得心內空洞異常，別無掛念，只有就心你和焦義將來如何過下去，我和這凶僧素昧平生，我們這次可叫前生冤孽，不過我不明白這凶僧究竟揀着什麼惡念，對我施用這種辣手，這是我至死糊塗的地方，我這人也在江湖上闖蕩了半生，走遍了中原，世上的事我看得清清楚楚，把我一生恩怨早已打算下，在我末日到臨的時候，隨着我一筆勾消，任憑他是恩是怨，全叫他來世去和我上官庸去清算，我願意乾乾淨淨全把他帶走，不爲我女兒留下分毫，我只是不能閉眼的是你此後孤零零的住在這裏，頗不相宜，我打算教你投奔一個去處，不知你肯去不肯去，」俠女上官貞聽到他老父這種話時，父女相依爲命，應當是痛斷肝腸，應該痛哭流淚，可是這時他竟出人意外的却毫無悲戚之容，反倒

微笑了笑，向老父說道，「父親，我攔你老的好意，這些話請你不必講下去，父親真若是有這些情形，我也就不能再叫你老垂死之身，爲我担心，現在還不是說這些事的時候，請老人家不必爲我這個不孝女兒掛念，真到了不可解的時候，我已是十九歲的人，難道還用父親給我打算嗎，我自有主張，現在父親不至於死，你這女兒也不能叫你死，可是這可得問父親你自己了，唯一辦法，是我們得趕緊找這種治內傷的藥把父親這條命留下，我們父安全是得內家傳授，練氣練神，這是我們根本的功夫，父親你的傷雖是重，決不是絲毫無望的，只可惜我們手底下沒有這種靈藥，真是恨事，父親你能等待我三日三夜，我要到一個去處，乞求靈丹，爲父親續命，傷是能治，父親的命就能保了，只是這三日三夜的工夫，你老能等待的及嗎，」老武師上官庸一聽女兒說出這種話來，他似乎也想起什麼事來，臉上也現出遲疑驚愕的神氣，兩隻倦眼，看着女兒，口角微動，似要說什麼，但是立刻那種精神又鬆懈下去，把頭往裏面微轉，唉了一聲道，「傻孩子，不要作這種癡想了，我雖然傷痕重，重傷之下，腦筋混亂，靈機已斂，但是我還不會一切全忘記了，我這種內傷，不錯，是有藥可醫，有人可治，傻孩子，你不要忘了我們是住在玉龍山，我們所知道能夠有這種人，有這種藥的去處，不是遠隔千里就是多年音信隔絕，不知此人是不是尚在人間，或是依然住在那裏，你怎能去，他們怎能來，那有三日

三夜的工夫來留我這條命，與其叫我在這最後的一剎那離開我身邊，作那沒有希望的奔走，還不如你親自送老父歸去呢，」老武師上官庸說了這話，大約是人生到了萬念皆消，心灰意冷之時，使女上官貞忙叫道，「父親，你不要這麼灰心，這麼失望，女兒決不糊塗，至父親的生死關頭，我焉能辦那沒指望的事，父親這十二閻于山，金霞觀，觀主那裏，難倒就不能救父親脫離這劫難麼，」上官庸聽到女兒的話，在萬念俱灰，只有等待去幽冥的道路之時，忽然竟至這時，竟給他一個能挽回大劫的希望，精神一振，生氣立刻恢復，把頭偏過來，倦眼睜開，且很有精神，看着女兒上官貞只是尚對答話，眉頭微皺了皺，眸子左右動了動，似在思索着什麼，劍門俠女上官貞復又湊到和父親的臉稍近些問道，「父親，難倒還想不起麼，我還是他記名徒孫呢，」老武師上官庸在枕上把頭略點了點，嘶啞的聲音說道，「我真是該死，怎的竟把這位觀主忘了呢，他有九轉丹砂，只可以續我這條老命，我倒真把他忘了，」說了這半句，把眉頭一皺，又向女兒上官貞說道，「此去十二閻于山，三日三夜七百多里的道路，你能趕回麼，」劍門俠女上官貞忙答道，「父親，不用問我回的來回不來，我父女相依爲命，現在父親身體慘禍，女兒生趣竟無，父親有個好歹，女兒也不再留戀在紅塵，女兒已經拿着這必死之心，爲老父拚最後的存亡，我不信有做不到的事，何況我力所能及，還不至於風令父親

真個死於囚僧堂下，「老武師上官庸略一沉吟，竟自淒然落淚，遂說道，「好吧，我知道你要以自己的性命不顧生死，來救我這條老命，我何嘗願意此時撒手人間，拋下你不管，我未了的心願一些還沒辦呢，現在只好依你，你就趕奔金霞觀，但是李鏡虛觀主，可不是好講話的人物，我對他沒有深的交情，不過只是他到玉龍山遊玩來過，我同他遊山觀景，留連半日的功夫，敍起武林宗派來，我和他的門弟子論起來，是師兄弟的名份，那時你的年紀還小，他看你聰明愛人，我不過信口一句話，請觀主慈悲你，照應你，他才隨口說了聲，叫你做他掌門弟子的徒弟，事隔七八年的工夫，我怕他早已把咱們忘掉，他那九轉丹砂，是他玄門中最珍貴的三種丹藥，輕易不肯出手，你此去他能慷慨的給你嗎，」說了這些話時，上官庸是強提著精神，已經不住的作喘，胸頭起伏不止，使女上官貞他心中却不是像父親這樣想，因為這位金霞觀主，當日和自己相見的情形，自己年歲雖小，但是頗看出來對自己十分喜愛，也十分誠懇，那真摯的勁兒，不是一般朋友可比，自己雖和他見過一面，但是印像很深，現在雖然事隔多年，而那種慈祥和親切的聲容，宛然猶在，也說不出怎麼一個原因，對於老觀主頗感依戀之情，那時會記得老觀主拉着自己的手說，「對於我默中似中一段夙緣，只是金霞觀沒有女弟子，不能把我收在身邊，」那情形頗有傳授我竹山派的劍術，只是他既不能在玉龍山望江崖常留

下去，我又不能跟了他去，老觀主空懷這種心意，也是無可如何，自己總是懷疑着金霞觀主對於自己既是這麼垂青，爲什麼七八年的工夫，不肯再到玉龍山，望江崖來一趟呢，這是不明白的地方，一向把這件事蘊蓄在心中耿耿不忘，此次遇到這種急難生死關頭，自己趕了去，覺着有幾分把握，看在武林道義，和我這記名徒弟身上，他不能不救我父親這條命，劍門俠女心中這麼盤算着，聽到父親這麼懷疑的話，自己已有這種打算，遂忙向父親說道，「父親只管放心，女兒和老觀主似有夙緣，覺得此事有十分的把握，倘然我父女命不該絕，你能等到三天三夜的工夫，我必然能趕回玉龍山望江崖，把父親的命救了，我們再議復仇之策，女兒如不能把這件事作到，或是耽擱時限，我也就沒臉再回至玉龍山望江崖，我父女也只好在幽冥相會了，」上官貞說的話斬鋼截鐵，老武師上官庸似被女兒這份孝烈溫厚的至性感動的眼前生出一片光明，覺得似乎可以挽回這步劫難，向女兒上官貞道「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你有這般孝心，神靈自能護助你完成這種孝道，但是倘生意外波折，不是你力所能及，你也不要懷那種愚傻的念頭，怎麼叫無面回玉龍山望江崖，沒有臉再見我，就是我不能脫這步難，我還盼望你親手給老父埋骨地下，並且我上官庸到現在只有你這一點骨血，雖沒有兒子攬續祖宗的香烟，但是你能夠克盡子職，不也是一樣麼，現在我說出最後的話來，你可不要傷心，因

爲我現在很知道，有回生之望，能夠至金霞觀取得丹砂，我這條命自然能保住了，不過我這備而不用的話，似乎說了好，倘若我不能挽回，那不是你力量能作得到的，那麼你把我身後事料理完了，你趕緊帶着咱們這老伙伴焦義離開玉龍山望江崖，這裏決不是你再能留戀之地，你趕緊投奔陝西省華陰縣，那裏有我太極門一位同志師兄弟，當初我和他情感最厚，可是我們已經有三十年沒有再見面了，他本是一個世家之子，武功成就之後，遭到一件最大的失意事，最痛心的事，從此他回轉華陰縣，閉門讀書，絕口不談武事，不過他何嘗把武功拋下，三十年來，大約已是我太極門中最傑出的人材，只是外人不知而已，他這些年來，讀書教子，連他是太極門的人他全不承認，這些年來，他只跟着詩酒書畫爲伴，就是他華陰縣一般親朋，也把他少年時的事忘了個乾淨，我因爲他已經退出武林，也不和過去所交往的人來往，從來沒有人提起他，此人姓于名志號叫子川，住在華陰縣本城內，這人很好義，他是一個富紳，將來你帶着焦義投奔他去，我們雖然是三十多年不見面，你把你的出身來歷向他說明之後，他若和你故作癡憨，不承認時，你只向他說一句話，我準保他把你主僕收留，看作親女兒一樣，「劍門俠女聽父親說出這種離奇的話來，自己心中頗有些懷疑，恐怕是父親重傷之下，精神上不十分清楚，三十年不見的師兄弟，又不是同堂學藝，更差了一層，這位師伯又是一心和當年同

門的人斷絕來往，自己出生的年月晚，他連聽說有我這個上官貞全不曾聽說，日暮途窮之下，主僕全要投奔人家去，只是一句話這真成了一語千金，什麼話有這麼重要，自己懷疑之下，遂向父親問道，「父親你既有這種主張，我不願叫你過分傷心，違你的命，只是我這師伯既是連師兄弟全不肯認了，那肯就那麼肯收留我們，父親說，只要向他說一句話，倒是什麼話呢，」上官庸帶着苦笑說道，「傻孩子，沒有十分把握，不能依靠的去處，我能打發你去麼，你不是男孩子，雖有一身本領，終是女子，稍微差着的地方，父親那會那麼荒唐，叫你去投奔，以你主僕生命相託呢，現在我的精神沒有那麼多了，不能對你細說，但也不願談這件事，將來萬一得用着我的話，你投奔去，你只向他說，我父親叫我向師伯問，李家灣，三林塘，那件未了的事，師伯還記得麼，旁的話不必多說，只告訴他，這是我臨死的遺言，他定能把你的主僕好好的安置，說了這番話，劍門俠女上官貞默不作聲，把這話記下，但是心中可好生疑惑，這些年來就沒聽他老人家提過這位師伯，今夜老父說起這件事來，看他現在這種情形清清楚楚絕不是昏亂之語，那麼這裏邊定有一件不可告人的事了，父親對自己是一番善意，終恐怕自己落到孤苦無依的地步，所以要給自己找一個足以相依之處，老父之心，也算夠苦了，愛女情殷，自己豈能再傷他的心，並且父親說這話時，也有許多地方，言詞閃爍，何況他精神十分疲

倦，對自己說了這番話，他已是強自掙扎，更不便違問了，只得點頭答應道，「父親，你這番疼女兒的心，太苦了你了，但願蒼天保佑我們逢凶化吉，父親所囑咐的話，完全用不上，那就是女兒和焦義之福，不過父親現在覺得心中怎樣，女兒不能耽擱，我得跟着起身啊，」老武師上官庸倦眼重睜，看了看女兒上官貞，在坑上微把頭點了點說道，「好，我這時覺着很好，你要走麼，那麼你就走吧，兵刃暗器全要預備在手下，可惜我們身邊沒有好馬，若是有一匹駿馬代步，省得你受多少辛苦，唉，我說這話有什麼用呢，父女的生死關頭，我不願多囑咐你了，你自管去吧。」老武師上官庸說完這句，把眼又閉上，可是從眼角竟流下淚來，這位俠女上官貞雖是個女子，平日總是以巾幗鬚眉自居，不服氣自己是一個平常女子，更兼有一身本領，得家門武學，行動作事，也頗有丈夫氣，從來不作小兒女的態度，可是今夜上官貞沒有那種勇氣支持了，見老父叫自己走，他分明難割難捨，口中說着硬話，可是他是否內裏的傷痕已至很厲害的發作，自己也看不出來，雖然他只是說不妨事，很好，忍着痛淚，只怕我傷心，自己何嘗忍心至好種時候離開他身邊，但是查看着情形，按着父親這些年鍛鍊的功夫，似乎能支持短短的時日，但是自己這次搭救老父的辦法，也十分危險，簡直是賭命運，真要是自己離開玉龍山望江崖，父親的傷稍有變化，就難挽救了，自己不能看着送他的終，豈不抱恨終

天，不走難道就這麼看着父親等死，走又沒有十分把握，父親分明是不願意叫自己走，捨不得叫自己離開他，他不肯說出來，這種情形，叫人肝腸痛斷，眼淚像斷線珍珠似的落下來，上官貞直拉父親的手沒撒開，淚珠兒竟滴在父親的胳膊上，上官庸又睜開眼，把頭往裏避偏了偏，嘆息了聲道，「你又哭什麼呢，既有救老父之心，你是覺着怎樣，趕緊怎樣去作，不要學那俗人優柔寡斷，遲疑不決，暫時離別有什麼傷心，蒼天保佑，萬一你真能大竹山乞得靈丹，救老父之命，那豈不是我父女之福，現在徒悲何益，好孩子，快快收拾去吧，你看我還不傷心呢，」老武師上官庸把女兒的手撒開，把眼又閉上，不住的擺着手，叫俠女上官貞趕緊走，上官貞此時也只好緊咬牙關，低低向外招呼，焦義你進來，老僕焦義已經是老淚漣漣的走進來，輕着腳步，湊到床前，問聲，「姑娘叫我作什麼，」上官貞對焦義道，「我和爹爹說的話，你大約也聽見了，我要立刻起身，趕奔大竹山，這家中的事，全靠你了，你好好的服侍主人，我最多走三日夜必可趕回，熬些稀粥備着，這太極回生散藥瓶子，就在茶几上，一天三次，別忘了給我父親服用，只要傷勢沒有變化，決不妨事，我們自己家中人，用不着我來託付你了，好好的盡心照顧吧，」焦義却低聲答道，「姑娘，你走着好麼？我看不大妥當，主人的傷痕太重，沒有親了骨肉，只有姑娘你一人，倘若主人的病勢變化，叫我這作奴才的怎樣

辦，還有那凶僧碧空和尚，萬一還不肯甘心，找上門來，又該如何，」上官貞微把頭搖了搖說道，「你放心吧，那凶僧真個能前來，我也就不敢離開這裏了，他也被我父親掌力震傷，他就是能行動，多者就是百日，最快也得一月後，所以我才放心前去，也就是知道現在他決不能來，你不用爲這種事擔心，」焦義聽了不住的點點頭，用衣袖拭了拭眼淚，側着身，往床上看了看主人把頭搖了搖，不再說什麼隨問，「上官貞你幾時走，」上官貞向焦義說了聲，「你在這看一會，我來收拾收拾，」焦義答應着，上官貞匆匆出去，到自己屋中去收拾打點，跟着翻回來，仍回到這屋裏，已經換成疾裝勁服，頭上用青絹包起，一身平長的衣服，僅及膝蓋，用白腰巾子束着腰，斜跨鹿皮囊，裏面暗藏二十四粒太極珠，和一些零碎應用的東西，背後斜揹寶劍，更有一個小包裏，也勒在身上，收拾的身上頗爲俐落，重又來到老父的床前，焦義閃在一旁，上官貞拉住老父的手，招呼了一聲，「父親，我要走啦，你可等待着，我，父親心中可不要難過，女兒這真要走，我覺出來父親定是命不該絕，五行有救，女兒此去定能救得老父，這不是我安慰你，默默中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暗示，對於現在的情形，女兒一些也不感覺傷感，定然是有十分的希望，父親我要趕緊去了，」上官庸把眼睜開看了看愛女，見焦義也站在面前，自己也點了點頭向上官貞說道，「好，那趕是好，我們盼什麼呢，路上多多小心，

遇到什麼事，不要多管，你只把勢已垂危的老父放在心頭，什麼不入眼的事，也不要去管他了，趕到金霞觀見到親主李鏡靈無喻他賜給丹藥不賜給，你要趕緊回來，我這裏等着你了，」俠女上官貞諾諾連聲的答應着，更顯得精神十分振奮，臉上決沒有什麼悲傷的情形，又招呼了聲，「父親，我定然早去早回，憑我們內家的工夫，你把氣提住了，我定不叫你失望，我也決不會徒白奔波，父親我走了，」說罷這部，向老僕焦義點點頭，把父親的手放下，毫無留戀的往外就走，可是這位俠女上官貞身形一轉過來，眼角上兩行珠淚又滴下來，緊走了兩步扯轆轤趕緊出了裏間，自己銀牙緊咬，轉身來揪着已放下的轆轤，怔了一陣，自己在萬難割捨之下，只好鐵着心腸走出屋來，這時已到半夜，被外面的涼風一吹，這位俠女上官貞精神一振，想到此去大竹山，雖是在父親面前告了這種奮勇，自己可是情實沒有這種把握，只有看老父的壽命如何了，這一離開玉龍山，和老父生離死別，自己雖則學了一身武功，但自從七歲上母親就故去，隨着老父長起來，一時也沒離開過，他生離死別那易割捨，自己真不忍離開這個家中，已經走到台階下，忽的轉身回來，想重進屋中，但是實沒有那種勇氣了，略一遲疑，竟奔了父親住的裏間窗外，用手指輕輕把窗紙戳破了點兒，往裏看，老僕焦義站在床前，老父躺在床上，面色如一張白紙，眼閉着，這時忽睜開了眼，把頭向外偏了偏，看見焦義却向他招